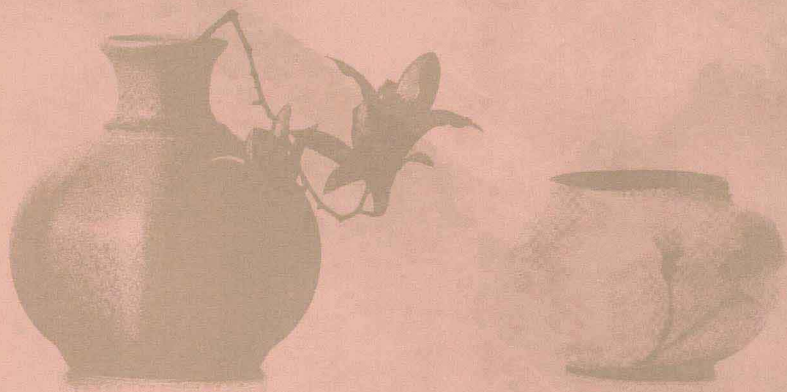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 手艺中国



王彦艳 主编

SHOU YI ZHONG GUO

大象出版社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 手 艺 中 国

王彦艳 主编

SHOU YI ZHONG GUO



大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工艺中国/王彦艳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10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ISBN 978-7-5347-7818-6

I. ①手… II. ①王…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298 号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 手工艺中国

王彦艳 主编

---

出版人 王刘纯  
策 划 马国兴 连俊超  
责任编辑 邓艳谊  
责任校对 霍红琴  
美术编辑 陶 雷

---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6 电话 (0371)65642565

## 序

连俊超

20世纪60年代,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创作了一首极富东方风情的歌曲《内在的光》(*The Inner Light*)。这首歌洋溢着浓厚的宗教神秘感,其配乐用到了印度唢呐、班舒李笛、萨罗达琴、帕卡瓦甲鼓等诸多印度民间乐器,而歌词则来自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为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道德经》在西方备受推崇,许多作家曾受其影响。

鲁迅先生曾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形态千差万别,但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世界不同角落的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那么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睽异就会像丢进温水中的盐粒一样消融。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更易于超脱民族或地域的束缚,成为世人共赏的艺术。

在精短阅读已成流行的今天,我们编选这套“最美

中国小小说文丛”，既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梳理小小说文体，以风格灵活多变、内容丰富多样的小小说，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端庄厚重之美，展现小小说灵秀优雅气质，也希望从一系列具备浓厚中国味道的符号背后，找到属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的美。

数十年来，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小说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小小说作品，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使作品携带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不同诠释，又有对各地区独特民间文化品种的深情描摹，有古朴典雅如琴棋书画，有淳朴天然如民间风物，有玉石瓷器的叮当，有茶寮酒肆的喧嚣，有梨园经久不息的弦音，也有民间艺术渐行渐远的绝唱。

在首辑“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中，我们精选了六个符号：本草、禅悟、梨园、手艺、文房、侠义。《本草中国》在中草药香气中体味中华民族的健康理念，乃至由此升华的宇宙观，以本草的幽香蕴藉心灵，以本草世界的繁复映衬人性之幽微。《禅悟中国》以灵秀通透的笔触打开禅的超脱意境，以温润亲切的故事，展示禅的彻悟境界，以及禅在古往今来红尘生活中的渗透与阐发。《梨园中国》由一张张表情不一的脸谱展现生活的喜怒哀乐，在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的弦乐中体察人生之迤迳，在唱念中道出梨园人物戏里戏外的生活点滴。《手艺中国》像一幅长长的画卷，画中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各种行当的手艺人从街头吆喝着走来，在巷尾展示自己炉火纯青的绝技，选文借手艺人之身世，为行将消失的手艺安魂。《文房中国》墨香四溢，儒雅谦和，此中既有对文人墨客文采风流、高蹈举止的再现，又有对附庸风雅之人险恶诡谲的洞悉。《侠义中国》举侠客义士之行，感侠肝义胆之心，在刀光剑影中书写豪情，在市井坊舍间感佩忠义，是一部各路英豪侠士的列传。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是一套开放的书系，首辑出版后，我们会继续精选其他文化符号来阐释中国之美。编选这套书时，正是酷暑难耐的三伏天。当我们的编选工作接近尾声时，秋天已经悄然来临。面对季节变换光阴流转，我们能做的就是时间的洗礼中成长，在不断前行中认知自我。而阅读和思考便是通往内心的一条幽静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但若一个人能不断向内生长，洞烛幽微，他终会到达一片开阔之地，他的枝叶也终将沐浴到天光和雨露。

## 目 录

泥人张 .....	冯骥才	1
刷子李 .....	冯骥才	4
珠光宝气 .....	聂鑫森	7
刻瓷圣手 .....	聂鑫森	11
陈州金店 .....	孙方友	15
铜匠 .....	墨 白	19
恩舅 .....	墨 白	22
染坊 .....	墨 白	25
活着的手艺 .....	王 往	28
银匠 .....	王 往	31
神雕刘 .....	王海椿	34
穆锅盔 .....	杨小凡	36
红薯泥 .....	张晓林	39
泥人 .....	张晓林	42
赛老大 .....	刘建超	46
老街汤王 .....	刘建超	49
皮影王 .....	宗利华	52

锁爷 .....	宗利华	55
影魂 .....	吴卫华	58
趾上开花 .....	吴卫华	62
徐楼子 .....	张国平	65
圣手 .....	张国平	68
面人 .....	张国平	71
大钟馗 .....	红 酒	75
坏王 .....	红 酒	78
出门左拐 .....	红 酒	81
泥水匠周兴 .....	金意峰	85
弹花匠李佛 .....	金意峰	89
郭木匠 .....	郭凯冰	93
东坛井的陈皮匠 .....	何 晓	96
剃头铺 .....	江 岸	99
放菜刀 .....	江 岸	103
刺绣皇后 .....	卢 群	107
神匠 .....	闵凡利	111
绝活儿 .....	梅 寒	114
铁匠铺 .....	刘立勤	117
纸坊 .....	刘立勤	120

## 泥人张

冯骥才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

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子，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迎门桌子上的“撂高的”一瞅，赶紧吆喝着：“益照临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



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贩盐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仁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怵三分。

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怵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西瞧东看,全然没有把海张五当个人物。

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儿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吗样,他捏的什么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

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儿砍过去?

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瞅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随后手一停,他把这泥团往桌上“叭”地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

吃饭的人伸脖一瞧,这泥人张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鼓眼,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核桃大小。

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

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没有这样完的——

第二天,北门外估衣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来一排排海张五的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边使墨笔写着:贱卖海张五。

估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

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 刷子李

冯骥才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人迷戏也懂戏,眼刁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像见到皇上,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可要是稀松平常,要什么没什么,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不好茶碗上去,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倒好叫得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刻砖刘、泥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

久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

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吗甬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令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一本事,他不早饿成干儿了?

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头一次跟随师傅出去干活,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曹小三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刷子李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赛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抽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仔细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可是,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

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 珠光宝气

聂鑫森

北阙云从公家的文物商店退休十年了，满打满算，已是古稀之人。只可惜老伴五年前过世，而儿子早去了太平洋彼岸，找了个洋媳妇，生了个中美结晶的男孙，他的日子自然过得有些落寞。

好在他身体瘦健，也没什么要紧的病。他试着去美国探过亲，可听不懂洋话，看不懂电视，真比坐牢还难受。“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他赶忙回到了这座江南的古城。儿子儿媳很通情达理，劝他就地找个老伴，如果钱不够花，不用发愁，他们会每月补贴些美元。

北阙云动心思了。半夜醒来，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到底不是个办法，是该找个伴了。他开始像警犬一样，注意起周围的动向。他发现他住的这个社区，还有邻边的几个社区，每天清早都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在锻炼

身体。从数目上看,男少女多!跳扇子舞、玩太极剑、打腰鼓、唱京剧……一天一个花样,夕阳真是红似火啊。这几个社区的老人,互相穿插着来来去去,完全是一种很松散的联盟。北阙云想:这里面就没孤寡老太太?以他目前的条件,挑一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马上到街市去置办了各种设备,扇子呀,花棍呀,宝剑呀,腰鼓呀,还有运动服呀,抱回来一大堆。接着,就是一头扎进这些团体,有滋有味地练起来。

还没等到北阙云的枪口找到准确的目标,却有目标撞到他枪口上来了。那天早晨,练完了太极剑,他正坐在一个石椅上歇息,蓦地旁边扬起一阵风,一个老太太坐在他身边了。说是老太太,却并不显老,脸很白,露出一截手臂很圆很光滑,像玉一样。还没等他说话,老太太朝他稠稠地一笑,说:“对不起,我坐一下。”

北阙云说:“不要紧,你坐。你好像不住在这个社区?”

“嗯啦。”回答的声音很好听,有一点媚。

答话的时候,老太太转过了脸,身子再慢慢转过来,穿的居然是浅黑低领T恤衫,胸部凸得很高。北阙云的心,急吼吼地跳起来。

“我叫西门珠。你呢?”

“北阙云。从前在文物商店做事,早退休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

西门珠说:“我怎么知道呢?我也不知道。”

北阙云觉得她很调皮,很有趣。他想找个什么话题和老太太聊一聊,但一时竟找不到。突然,他看见老太太脖子上戴的一串珍珠了,每颗都很圆,珠色因受潮而发黄,但最下面的那颗珠子很大,估计有一钱来重。在职时,他是专门经手珍珠翡翠这类东西的,可说是行家里手。他马上断定,这串珠子是野生的东珠,《满洲流源考》说东珠出自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混同江指的是黑龙江汇合松花江后到乌苏里江的那一段。这串珍珠是老珠,只可能是有身份的人家流传下来的,那么老太太应是名门之后了。俗话说“七分珠,八分宝”,重到一钱的大东珠,价钱恐怕在几十万元以上了,但这颗大东珠值不了这个价。

北阙云有好话题了,他说:“西门珠,你这串珍珠不错,不会养护,都发黄了,那

颗大珠子里有胎柳了。”

西门珠脸红了，说：“瞧，你看到哪儿去了？什么叫胎柳呀？你说给我听听。”

“珍珠内有胎，这胎裂成两块有了一条缝，像柳条似的，就叫胎柳。有了胎柳，这珠子就不值钱了。”

“黄的可以变白吗？胎柳可以愈合吗？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串珠子不好看。”西门珠显得很委屈。

北阙云这一刻也为西门珠委屈起来，小声说：“我可以修复它们，不过，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西门珠说：“那我就交给你吧。”

“你放心？不怕我跑了？”

“我放心。我在……你跑到哪里去呢？”

这句话很含蓄，也很大胆，北阙云心都醉了。

北阙云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他把穿珠子的丝光尼龙线小心地解开，用肥皂水把珠子泡了三天，洗净后，再用切碎的通草（又叫通脱木）把珠子裹起来用手轻轻地揉。因为通草柔软，茎里含大量的白色髓，这样揉既不会伤珠皮，又能使珠子光泽发亮。每揉两小时后，再歇两小时，如此轮番下去，一共持续了三天，把北阙云的一双眼睛熬得通红。接下来，是愈合胎柳了。他去商店买来一块四川白蜡，又去集市买了一只纯白母鸡，杀了，取出一块稠酽的鸡油。他把白蜡、鸡油和用小刀拨划过表皮的大东珠，同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在灶上架起一口盛了水的铁锅，锅里放上笼屉，将碗放在盖上盖子的笼屉中。先用猛火把水煮沸，再改用文火慢慢熬煮；水少了，就添一勺半勺。一天一夜，北阙云没有离开灶边，他仿佛看见白蜡、鸡油慢慢浸入珠体，那条胎柳正在慢慢消失。他要让西门珠见识一下他的本领，当她戴上这串焕然一新且价值重新变得昂贵的珍珠项链时，他是不是可以向她求婚了？

十天过去了。

在灿烂的晨曦中，北阙云把这串洁白无瑕的珍珠交给了西门珠。西门珠迫不及待地戴在脖子上后，头微微昂起，她感到有无数道目光都被吸引过来，在这一刻，她高贵得让人嫉妒。



交谊舞的音乐响起来了，老头老太太彼此相邀，步入水泥场地。

西门珠说：“老北，我请你跳舞！”

北阙云说：“好。”

“我要好好谢谢你，老北。每一支曲子，我们都别休息，好吗？”

“好。好。”

北阙云看着西门珠雪白的脖颈上，珠串一晃一晃，并传出清脆的声音，太好听了。

.....

第二天早晨，西门珠没有来。

第三天早晨，西门珠也没有来。

北阙云向人打听她是住在哪个社区的，都摇摇头说不知道。

西门珠像一缕云，像一丝风，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向何而去。

北阙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有一天夜里看电视，是一个直播现场拍卖珠宝翠玉的节目，北阙云突然看见西门珠的那串珍珠了。

他冷冷地“哼”了一声，然后把电视关了。